



羣众文娛材料

巧相逢

安徽人民出版社

羣众文娛材料

巧相逢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年·合肥

巧 相 逢

王 英 等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发行

*

書号：457·787×1092 耗1/50· $\frac{21}{25}$ 印張·18千字

1958年1月第一版

1958年1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102·123 印數：1—7,070

定价：(7)0.10元

目 录

蛾 扑灯蛾 (快書)	朱曙輝 (1)
王老荒变成米粮仓 (唱詞)	刘家全 (9)
巧相逢 (黃梅戏)	王 英 (15)

扑灯蛾

(快 書)

朱 曙 輝

說的是烈日当空似火燎，
笑声更比那蟬声高；
原来是社員在树下来歇晌，
眼面前一片金黃稻穗墜弯了腰，
大家都說今年收成要比去年好，
一个个揮汗談笑喜眉梢。
这時間，打村里走出人一个，
猴儿臉上倒掛两道細眉毛，
府綢汗衫洋布褲，
芭蕉小扇手中搖，
看年齡不过二十五六岁，
白白淨淨，文質彬彬、瀟灑洒洒，只是有股
怨气露眉梢。
此人原是回乡度假的大學生，
富农高貴的侄儿叫光道。
他本是恶霸地主高富的独生子，

如今是高貴供他上學校。
高光道站在田埂上，
想起過去心好惱。
想從前，這片土地全是我高家的，
秋來收的租谷有山高，
天天山珍海味不斷咀，
穿的綾羅綢緞任意選來任意挑，
出門不離轎和馬，
誰見我高家人不點頭哈哈腰！
到如今萬貫家財全都落到別人手，
窮鬼們在這片土地上樂逍遙。
更可嘆，父親死在這些窮人手下，
墳上黃土已經長深蒿。
幸亏叔叔幫我進了學校，
要不然，我高家這房豈不絕了苗！
可憐的父親呵，你臨死的話兒我忘不了，
為報仇我願兩肘插鋼刀！
這如今共產黨天下已大亂，
章羅反攻大旗正在空中飄；
父親呵，你在黃泉如有知，
聽到這消息定會高興的笑。
你兒子要鞠躬盡瘁配合大反攻，

点火把他媽共产党天下全燒焦。

高光道想到这里精神起，

牙齿咬的嘣嘣叫。

一抬头見一伙社員在休息，

灵机一动走上前去裝着笑。

众社員惊奇地看着他，

高光道一抬手說：“大家辛苦了。”

虽然大伙跟高家仇恨海样深，

对这个青年人却不太計較。

有的挪着屁股来讓坐，

也有的提壺把水倒。

有位老社員說：“高少爷，呵，高同志！

这大太阳怎么还往外面跑？”

“老伯伯，太阳算个啥，

你还当过去，我象室里花儿一样嬌？

新社会洗刷了我的旧思想，

毕业后，我还准备回来和你們一起把地刨
哩。”

老人說：“这可使不得，

只要你学好，国家建設正需要。

不过你这話說的有觉悟……”

“是呀，要不你們連眼角也不願向我瞧。

呵，讓我和大伙談点正經事，
这次上級交給我一个任务真不小；
要我調查大家生活怎么样，
对共产党有意見，更要大胆提出顧慮全打
消。”

众社員一听搶着要发言，
揚眉笑臉声音高。

有的說：“嘿，我們的生活呀，
象小姐上楼步步高。”

有的說：“自从上級号召搞‘三改’，
每亩田都产千斤稻。”

有的說：“社里去年修了小水庫，
六十天不雨也旱不了。”

有的說：“社里今年又把土地作了规划，
在村头开辟个菓园种苹果、雪梨和葡萄。”

有的說：“我家草棚翻盖成新瓦屋，
破絮換成新被条。”

有的說：“我家三代沒唸过書，
如今两儿一女都进了学校……”

高光道一摆手說：“罢罢罢！

怎么光講好的不講弄？

比如說每人口粮五百二，

是不是都能吃的飽？

昨天我見菊英嫂子在吃粥，

比我家過去施給乞丐的還要姦；

前天見社長批評王禿子，

那態度比過去保長還官僚。

這些怎麼都不講？

呵，也不怪，以前幹部對你們壓迫的太狠了。”

眾人一听這話愣了神，

個個象吃了犯胃的藥。

只有坐在一邊的王禿子樂開了言：

“大先生，你看問題真是明察秋毫！

這個年頭要是不改變，

要活活把我制死了。”

大伙再也忍不住，

恨不得把他那想咬人的狗牙都敲掉。

一個小伙子猛地窜到他面前，

“王禿子，誰要把你制死了？！

你整天好吃懶做不勞動，

還拉攏社員把投機生意搞；

一心要吃剝削飯，

幹部批評啥錯了……”

“唉唉，冷靜一点別耍耍态度，
秃子有苦嘛就該往外倒。
这如今有些事情实在不平等，
能反抗才能看出你的觉悟高。
例如工人农民生活就是不一样，
真是一个地獄一个在云霄；
他們每月工資百八十，
米飯魚肉尽管飽。
为什么种田的反而餓肚皮，
累死累活全都进了別人腰？
乡亲们，別处社員都在請願遊行鬧翻了鍋，
你們还老老实实在鼓里睡大觉……”

“胡說！”众社員嘩地一下全站起，
个个怒火在胸中燒；
有的把扁担举在手，
有的拿着明晃晃的弯鑊刀。

“这小子分明污蔑我們新社会！”

“問問他，是誰叫他来造謠？”

“我看他是不怀好意来点火，
要我們反对工人階級来領導。”

“呸！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坏东西，
人民供你唸書反忘恩把怨报。”

众人你一言来我一語，
那位老社員气的差点沒昏倒，
他說：“好小子，我原把你当人看，
哪知你是个尿鉢子再刷还是臊，
你想高家再来压迫咱？
你想支着我們往資產階級道上跑？
告訴你，你这是白日做大梦，
掏出我們的心也办不到！”

“唉唉，別誤会呀乡亲们，
我說这話都是为你們好。”

“狗屁！你貓哭老鼠假慈悲，
再裝扮狐狸尾巴也藏不了。”
高光道滿心打算在这放把火，
眼看成了扑灯蛾，大火反迎着自身燒。
吓的他臉色发白腿发抖，
这大热天牙齿还磕的蹦蹦叫。
一轉身，他从人羣猛地窜出去，
兔子似的直往村里跑。
不料想一条树根絆了他的腿，
一头栽在田后梢，
鼻子眉毛泥糊滿，
渾身衣服被泥包，

皮鞋陷在爛泥里，
扇子被風刮在空中飄。
高光道這些全不顧，
直起身子又往村里跑。
眾人齊吼：“抓住他，
不能讓他跑掉了！”
呼啦啦，社員全都攆上去，
口哨吹的噁噁叫，
大伙忘了天熱太陽晒，
剎時間，田野象大海起了潮。
下回是羣眾和高光道開展說理大鬥爭，
我歇口氣再接着往下表。

王老荒变成米粮仓

(唱 詞)

刘 家 全

右派分子黑心腸！
誣蔑“三改”理不當。
他說“三改”改坏了，
又說合作不如单干强。
睜着眼睛說瞎話，
惹的我怒火滿胸膛。
心中有气按不住，
要和你前后对比把理講。
阜陽城东有个万光社，
社里有块荒地叫王老荒，
南北足有二里路，
东西倒有三里长。
王老荒，真是荒，
四面八方淨砂缸。
种庄稼它不长，
割豆子都是挎着筐，
秫秫长的半人高，

小麦子长的都象独桿枪，
紅芋长的鷄蛋大，
蘿卜长的指头长。
不下雨，鬧旱荒，
蛤蟆尿尿又淹光。
王老荒附近有个大王庄，
十年总有九年荒，
农民們，拚命忙，
一年到头沒下場。
收不着麦来收不着稻，
吃不着稠的喝不着湯，
冬天盖不上棉被子，
夏天穿不上单衣裳。
到臘月，进王庄，
大人小孩淚汪汪！
男的都怨天不收，
女的都怨娘家娘：
俺的娘，狠心腸，
好不該把我嫁到大王庄。
大王庄，出一样，
家家都有个要飯筐。
別人下雪在屋里，

俺們下雪出村庄，
夾着棍，提着筐，
惹得小狗叫汪汪。
幸亏来了共产党，
她待穷人赛爹娘。
土改后号召搞生产，
互助起来多打粮。
五四年，闹水荒，
人民政府办法强。
火車拉，輪船裝，
远处运来救济粮，
一批一批到王庄。
大王庄如今变了样，
荒年也能吃着粮，
就是一样沒有变，
王老荒还是年年荒。
毛主席号召合作化，
学习苏联好榜样，
八百多戶組織起，
人多干活力量强。
上級佈置搞“三改”，
要求大社多打粮，

党支部提出改造王老荒，
大会之上来商量，
有的建議种穀子，
有的建議种高粱，
按照“三改”来討論，
多种稻子最相当。
你也想，我也想，
稻改決議貼上牆：
王老荒，挖个塘，
能蓄雨水十万方，
不下雨，咱灌溉，
雨大把水蓄进塘。
这样說，得真干，
党员举手把誓宣。
散会后，第二天，
大家分头作动员。
社員听說种稻子，
个个心里都喜欢。
你拿鍬，我拿鍬，
你抬筐子我担担，
人数到了一两千，
女的抬，男的担，

不放工，就送飯，
为了丰收年，
不怕有困难。
挖的塘泥如江岸，
挖的砂缸賽碾盤。
一而二，二而三，
一共干了三十天，
塘寬到有十五丈，
論長足有五十三丈三，
往深里挖有一丈五，
最淺的也有一丈三。
塘岸上，平又平，
樹木栽的一层层，
東邊栽的青楊柳，
西邊栽的楊柳青，
青楊柳，楊柳青，
桃樹杏樹栽當中。
往外看，一片青，
稻子長的不透風，
站在高處向下望，
綠油油的愛壞人。
田里面，水車聲，